

邵燕祥著

诗与面包与自由

『思无邪』一语

出于《诗·鲁颂·

駉》。朱子注释

『思无邪』之义，

说『盖诗之言美

恶不同，其劝或

惩，皆有以使人

得其性情之正』。

思无邪

文丛

Shi yu Mianbao

yu Ziyou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思无邪

邵燕祥著

诗与面包与自由

文丛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思无邪文丛

## 诗与面包与自由

著 者/邵燕祥

策划组稿/朱杰人

责任编辑/张哲永

封面设计/陆震伟

版式设计/蒋 克

出版发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电话 62571961 传真 62860410

印 刷/江苏句容市排印厂

850×1168 32 开

19 印张 4 插页 380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数/5000 册

ISBN 7-5617-1914-0/I·183

定 价/29.00 元

本书正版均贴有防伪标志

## 《思无邪文丛》小引

朱杰人

这套丛书命名为“思无邪”，与孔老夫子所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意思互有同异。“思无邪”一语，出于《诗·鲁颂·驹》。朱子注释“思无邪”之义，说：“盖《诗》之言美恶不同，或劝或惩，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本人不敏，策划这套丛书，实不敢有“使人得性情之正”的鸿图大略，我相信并敢于代表本文丛的各位作者宣告，作者们也没有去正读者性情的雄心壮志。

但孔子从《诗》三百篇中拈出一个“思”字颇有意思。作家必须是或应该是思想家，正如诗要让人能兴观群怨必须有动人的思想内涵不可。至于“思”的深广如何，穿透力和

感染力如何,那当然要看创造主体的功力,也要看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事业。刻板的拘谨者就不苟言笑,游戏人生者就嬉皮笑脸,如此等等。作为丛书的策划人,在此敢于向读者约言:邀来参加本文丛撰述的作者的创作态度都是真诚的,他们的言谈决不阿附时好而作违心之论;不赶“新潮”也不“迷恋骸骨”。这虽未必能保证本本都能颖异出色,但大抵可以相信对读者、对人生诚实不欺。而这,还自然要关联到下面“无邪”一语的解说。

孔子心目中的“无邪”是“循理”,那就要讲究“温柔敦厚”。本文丛邀约的作者大概对这点都不在行,言谈也许不很雅驯。虽然恣肆放纵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要责之以“循礼无邪”却做不到。这里所说的“无邪”的意思是,决不搞当前市场文化在物欲诱惑下的歪门邪道。我行我素则有之,趋风逐浪断断不会。参加本文丛的作者都是对人生怀有庄严感和对事业抱有虔诚感的人,在读者中享有信誉,可以保证在事业之外别无所求。“无邪”就是这个意思。

然而,古人又有“《诗》无达诂”之说。用时下非常时髦的理论——“接受美学”来说,这表明古人是允许所谓“受众”——即读者——对《诗》作随心所欲的解读的——当然,这要言之成理,也就是说,要自圆其说。其实,对“思无邪”,自来就说法不一。案:“思无邪”语出《诗·鲁颂·驹》最后一章最后一句,曰:“思无邪,思马斯徂。”此诗共四章,每章均以“思无……”句式收尾。一章曰:“思无疆,思马斯臧”,二

章曰：“思无期，思马斯才”，三章曰：“思无教，思马斯作。”据郑玄和孔颖达说，这是指鲁僖公的思想“无有竟也”。也就是说，思想是没有疆界的，它有着摆脱一切束缚的穿透力。但是，也有的经师说，“思”为语词，无义，这四句话其实是歌颂鲁国的牧马健壮有力，可以在广阔的原野上无拘无束地奔驰翱翔。两种解释，除了对“思”字的理解不同外，其实是大同小异的。于是又有好事之徒援古人引《诗》“断章取义”成例，将二说合而为一，曰：人的思想也当如骏马一样，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奔驰翱翔，无拘无束，无垠无涯。我想，用这样的“经解”来注释我们这套文丛的创意，不也很有意思吗？

根据以上宗旨，我们祈求广大读者认同本文丛包容各种文体，各种格调，各书不强求一律，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 题 记

书名《诗与面包与自由》，就是说，人在世上除了阳光、空气和水以外，这是不可或缺的。

人说：“不单是靠面包。”

人说：“如此炎炎的，只是为了面包与自由。”

没有面包，不能存活下去。

没有自由，不是人的生活。

没有诗，生活的天地太窄小了。

这本书里的议论，都是围绕着这一切而发的。关于面包，关于自由，关于诗，其实是无法穷尽的话题。

这一百多篇文字，多写于1995、1996、1997这三年。前两年较少，因有些已经编进《检阅天安门》、《一窗四季》及

《红尘小品》诸书,不再重复收录;1997年所作的随笔杂文,除了辑入《酸辣文章》小册子的以外,大都收在这里了。

在编这本书时,听说西班牙瓦伦西大学有两位科学家,采用一种钼化物作为催化剂,不用电能就可使水分解,从而廉价地获取氢;他们宣称,以此法从半升水里提取的氢,就能让一辆小汽车行驶 633 公里。对照书中《“水变油”论》提到的“水变油”骗局,这是科学,这才是切切实实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途径。

要赢得面包,赢得自由,赢得诗,都需要切切实实的工作。

1998年2月22日

# 诗与面包与自由

《思无邪文丛》小引

朱杰人

题 记

一九九五年卷

城市之声	3
跋涉之书 沧桑之书	6
——钟鸿诗选《梦未了》序	
懒 钟	10
答《时代青年》十问	12
杂文自选集自序	15

高介华的词	17
读黄赞发的诗词稿	21
读任洪渊	24
偶然遭遇	30
读晓雪	33
罗门猜想	39
朋友和书	44
又一本《寄小读者》 ——读范用先生的《我爱穆源》	48
百字谈诗 ——为《绿风·百字论坛》作	50
介绍一首城市歌谣 〔附〕米福松《我歌唱我也心疼着的城市》	51
锣鼓与鞭炮	56

一九九六年卷

想起我的三位语文老师	61
浩歌空今古	66
还有什么可宝贵？	69
《明天比昨天更长久》序	72
文阡字陌	78

语重万金	80
读一个孩子的诗稿	83
记 忆	87
我也“有病”吗？	88
有感于“人生感言”	90
这样的遭遇该不该拍成电影	91
大眼贼儿	96
关于《苏武牧羊曲》	99
〔附〕戴绍敏《苏武牧羊曲》	
孩子的眼睛看世界	105
——为《儿童文学研究》作	
孩子救救我们	111
论“接爸爸的班”	114
还“傍”什么？	117
都是过客	120
给陈铎作补充	122
铜牌亦可贵	125
天上看虹	127
两座山的传说	129
路旁人家	132
石者山之骨	134
贝多芬头像	136
“水变油”论	138

《乱花浅草》序	140
早秋情怀	142
与友人书	145
海内奇谈	148
论“真正的共产党人” ——读夜抄	151
全斗焕卢泰愚功罪论	157
我读“胡说”	161
我为什么编这本书? ——《人生败笔》序	166
“魔椅效应”说	176
《邵燕祥文抄》总序	178
合 影	181
重游地狱	184
心里有根什么弦	188
今天是什么节	190
琉璃河忆旧	193
忆旧·忆苦·怀旧	198

关于鲁迅	206
同级是冤家?	211
改写寓言诗记	215
〔附〕克雷洛夫《诽谤者和毒蛇》	
一个纯粹的诗人	219
——为徐迟纪念文集作	
日光之下无新事	225
读《英子和她的梦》	229
刀枪不入	232
《金谷园》后记	236
论年龄优势	239
宝马篇	243
说“汗颜”	246
文字官司	251
人与动物辨	255
死的意义	258
六字箴言	261
也谈“缺乏羞耻感”	264
儿女情累	267
玲珑塔	270
说“完”	273
不得而知	275
楠庄小记	277

论“拟同意”	278
常情·常理·常识	281
搞不懂啦,蒙博托	284
谢绝“眼福”	287
何必当初	290
看不见的手	293
可学与不可学	296
——夜读抄	
戏拟一份奏折并御批	301
《天台山笔记》读后	305
汪曾祺小记	309
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	316
读几首当代讽刺诗	319
与涅克拉索夫重逢	325
论“小地方”	332
论歧视	336
说不幸	341
公园的放逐	345
忧石佛	349
七月意识流	355
萤火的闪电	360
致章明	362
世事沧桑	365

劳模走向哪里?	370
说晦气	376
琐记之一	380
关于健康	382
琐记之二	387
——即使“为了堵嘴”也好	
琐记之三	389
——也是“瞎操心”	
琐记之四	391
——缺一个顿号	
琐记之五	393
——其奈“乡音无改”何	
也谈尊严	397
“人皆可以为盗贼”乎?	401
致冯英子	404
琐记之六	407
——教育! 教育! 改革! 改革!	
弥天小谎	411
前后左右辨	414
写实的和写意的	418
扩大化与缩小化	422
致钱玉林	428
科学家与诗	434

九月试笔	437
推荐一篇国际题材杂文	440
〔附〕严秀《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	
琐  谈	447
画外音	451
——孙越生诗配画《干校心踪》读后	
样板戏情结	457
“我们”辨	461
由远而近的乡村风景	467
——读《中国乡土文学大系》	
多想个两三步	472
再过三峡	475
五粮液笔会	479
琐记之七	485
——关于唱歌	
九月初三夜	488
从董建华想到胡雪梅	491
好人不够用	494
彼此彼此	496
被遗忘	498
——为一家老龄期刊作	
读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500
扒长城	504

打老师	507
总结一百年	510
仰望院士	514
没用的“知识”	517
官际关系论	520
乐 迷	523
五十年前打油诗	526
关于诗	529
如果徐迟还活着	533
论“穿靴戴帽”	536
拆长城	540
拟《你这个坏东西》	542
再为吴晗一叹	548

旧年零稿

读书偶感	553
怎么办?	556
人与美:人体艺术琐谈	559
不拘一格写杂文	571
——为《江西日报》副刊作	
《齐如山回忆录》二则	576